

怀乡

■王猛仁

一
就像雪夜中远远孤立的一株老树，裸露全部透明的纤指，用生命，拨响故乡破土的民谣。

在那古老的太阳的升落处，任由西北风穿过一堵土墙，望着我的黄泛区，俯拾父亲壮年时踏烟的步履。

尖峭的冷风遁去。空虚的灵魂，勉强地支撑着行将老化的骨架。

我不相信，梦也有睁大眼睛的时候。那只颤抖的手，一辈子也没画出一个标准的句号。

其实，压雪的枝头，一直伸展着洁白高远的渴望。昨天的风景已幻化成一朵美丽的小花，在自然的微风中彰显伟大的力量。

心的火焰，灼痛了时光的前额，期冀一缕霞光的闪现，映照出眼前静默的天空、田野、草木及鸟鸣。

星夜万物的絮语，总是跳动着沃野的喜悦。

当心头的秘密瑟瑟颤动，仿佛有双鼎力

的巨手，掠过田野，把我的诗歌召唤。

而今，只有一个无声的影子，站在村头，看夕阳的余晖反复消隐，或者升腾。

风，吹落了无数浓密的叶片，剩下的梦幻之美却蝉翼般单薄。

一些扎根乡土的农谚，天天在我走不完的乡间小路上伸展。

渴望在寒潮来临之前，我和它们一起被阳光照耀。

二

一条短信，曲折地在乡下盘旋，当我每次向着心的方向仰望，便会拣拾许多明快的笑声。

童年的梦幻涨满春潮。一个人的夜晚，是一朵夏天的花，开在路边，让夕阳吻遍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。头上的鸟巢，便成了记忆的秋千，吱吱呀呀，荡出无尽的黑白絮语。

就这样，我们站在你黄色的土地上，绕着你，爬土岗，捉迷藏，让月亮的光晕随小河一起流淌。

一支金黄色的歌谣，总是像叮当的风铃，敲击儿时幽闭的心门。

在凌晨的吹打中，我长大了，背着那道深深的疤痕，寻找一种没有阻隔的寄托。

在季节最冷的时刻，忍受着天和地的挤压，一朵风信子的手掌上，有我们复写沉重生命的情结。

季风过早地爬上额头，太多太多的爱，溺在柔黄的阳光中，附着着永不背叛自己的诺言。

有时，我也痛苦地发现，新崭崭的地平线上，我和我的村庄，正捧起两眼寻觅的思绪，试图一次又一次点燃更旺的焰火，把一脸可爱的你，染成玫瑰的渐红。

读你，在老家兀立的黄土岗上，被泪痕冲刷的容颜和依依不舍的眷恋。

三

总感觉有人在敲我童年的门扉，轻呼我温热的乳名。

儿时的床榻，我静默而又天真地嚼着诗韵，把发皱的目光铺展延伸，思念却长成一串串、一枝枝，如你的花茎般修长。

婆娑的村头树影，五颜六色的田间花瓣，黑夜里草房中的煤油灯，黎明时孤单的架子车，是我青春梦幻的切实闪现。

风刮过。雨淋过。我从冬天走到春天。

夏天，田野里的庄稼长得正猛。我赤着脚，光着腓，在村东头的坑塘里捉青蛙、逮泥鳅，那天真、温暖、欢快、无羁的乡村俚语，似晚风卷起无忧无虑的帘窗，俨然看到渴望的梦境，随风吹树枝般前后摇晃。

从老爹老妈陪伴我的足音里，我找不见踉跄而阴霾的青春年少，都是四季瓜果的清香，都是心田快乐的酝酿。

每次袅袅升腾的炊烟，都呈迷离的薄雾，裹带烟火的质朴、轻盈、纯洁、宁静、缥

缈，糅入庄稼人甜美的希望，纷纷上升、飘散，浸湿身旁一株株亮丽的植物，凝聚成一朵朵理想的白云。

冬天冷清的日子，记忆是一朵苍白的花，总在烛光下诞生，又在信笺中倾诉。

几多笔墨，几多泪水，溶成了茫茫的海洋，随风飘舞，翱翔蓝天。

岁月的脚步，在心中的每一次跳动，都是春天泛滥了无边的田野，都是满心未愈的疤痕与吹皱心湖的涟漪。

总想挥挥手，让春风一样的柔情，溅起一片金黄的倒影，在星光下，轻轻地哼起撩人的歌。

不再让我，在遥远处永远沉默……

四

走近故乡。流星从眼里飞落，天空仍是昨天一般高远。

坐在杂乱的木床前想象着，那夏日里清凉绵密的小雨，为何来得这般突然？

站在离月光最近的窗口，迎面射下的一片柔光，悄悄渗透孤独的心境。

一种声音自前世蹒跚而来，在偏僻的乡下，缱绻成往日的拥抱。

就在这条长长的瘦瘦的小河边，演绎那曲古老而喜庆的民谣。

记不得是春来了，还是秋去了，一个身影，终日缱绻，卵孵着那最后的灵光闪动。

老榆树上的年轮总是如鱼鳞般密密麻麻，永不老去，似乎要与寒冽的冬季对弈。

河面，两片漂泊的叶子，在静寂的夜里，此起彼伏。

目光被时间风干得发硬了，眼里潮湿的泪水，已不能均匀地抒情。

当我每次说到这些发黄的内容时，原来文字里你的名字，却早已模糊而失色。

岁月虽已老去，心头上日日莅临的晨光，却依然这般年轻、温润。



漫步滨河公园

■师建华

新春伊始暖还寒，晨夕棉衣午穿单。岸边垂柳迎风展，鹅黄含羞露芽尖。堤上寒梅独自芳，小草吐绿露真颜。散步游玩人如织，个个抖擞春光返。

美景河畔杂咏

■韩乔木

美景河岸柳，翠拂行人首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拍岸春水生，嫩荷小细青。谁家年少荡扁舟，学着采莲蓬。挽住风前柳，牵动思乡愁。柳塘雨初晴，年时乐趣都曾有。丝柳纤纤手，妆得仙城美如绣。恣歌文明创建曲，携手康庄富裕路。

难忘二月二

■苏童

在我们豫东农村老家，自腊月初八迈进年的门槛儿，直到来年二月初二，年俗活动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结束。因为二月二正是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、农事开始之时，又是百虫出蛰、蠢蠢欲动之时，而民间素来以龙为民族精神的象征，相传在这一天，群龙抬首，开始了一年的新生活，故我们这里有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之说。

家乡的习俗，也多与龙有关，“二月二龙抬头，家家男子剃龙头”。我们这里还有“有钱没钱，剃个光头过年”的说法，男人们从春节前夕剃头理发，到二月二，正是需要剃头理发的时候，所以就形成了二月二剃头的风俗。男人们把留了一个多月的乱发修理得整齐齐，人也精神了，心情也好了，又逢二月二是个吉祥如意的日子，显示出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企盼。记忆里，每年二月初二，父母总是催促我快点吃早饭，为的是领我去理发店“剃龙头”，讨个吉利。

小时候，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撒的“灰囤”和奶奶的念叨。记得每年二月二，天还未亮，父亲就把我从热被窝里叫起来，帮他扛一把铁锨。而他自己总是拎起一大柳条筐柴草灰，用手先在院里撒出一个很大的灰圈“粮囤”，然后把灰一直撒向村前小河边送“懒龙”，再用铁锨装满一筐黄土沿原路撒回院中的“粮囤”填仓，预示一年的收成会“大

仓满，小仓流”。这一天，奶奶也不会闲着，她总是我们家第一个起床的，手拿小木棍，边敲打床沿边神情庄重地念叨：“二月二，敲炕沿，风调雨顺又一年”、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蝎子蜈蚣不露头”之类的俗语。然后，她简单洗一下手脸，便从院外抱回干柴秸秆，和母亲一起为我们准备二月二这天特殊的早餐。

二月二这天的吃食也与众不同。人们春节里准备的肉类基本上已经吃完，只好稍微改善一下生活。早餐一般是吃煎饼或油炸饼（也叫春卷）。就是把面和好后，裹上豆芽之类，再制成饼状，放进锅里油煎或油炸。吃时，再拌上芝麻酱和蒜泥，味道可口，满嘴余香。对于春节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们，偶尔吃一次春饼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最喜欢吃的莫过于炒黄豆。吃过早饭，家家户户的厨房就热闹得像开了锅的水，平日赖在被窝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孩子也勤快起来，帮着母亲拉风箱，烧灶膛，目的就是为了吃上炒黄豆。我也是如此，每年二月二早饭后，贪玩的我总是乖乖地待在厨房里，等着吃炒黄豆。说起炒黄豆，虽不复杂，但也有许多技巧和讲究。豆子要挑选粒大饱满的，再根据个人口味，放在盐水或糖水里浸泡一天左右，然后从水中捞出放在筛子里控干水分，同时还要准备足够量的黄土，与黄豆一起炒。炒黄豆时烧火

最为关键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因为急于吃炒豆，把灶膛里的火也烧得旺旺的，结果炒出的黄豆外黑内生。后来，每年二月二炒黄豆时，母亲总是替我把握火候。她先把准备好的黄土倒进锅里，一边让我烧旺火，一边快速翻炒。眼看着土末色泽由深变白，才把泡好控干水分的黄豆倒入。这时，她便嘱咐我把旺火改为小火，而她则高频率地翻炒。母亲说，火太急太旺，炒出的黄豆会外糊内生，豆腥味十足；火过慢过细，炒出的黄豆会外生内生，糊味重。因为动作过于频繁，每次炒黄豆时，母亲常常是汗流满面。听着黄豆在铁锅里噼啪作响，闻着溢满厨房的豆香，坐在灶膛前烧火我常常馋得口水直流。等到炒熟后，母亲将黄土和豆一同出锅，放进平时筛粮食用的圆竹筛里过滤出黄土。每每此时，我总是猴急地抓几颗黄豆丢进嘴里，烫了嘴也不肯把香喷喷的豆子吐出来。看着我的馋嘴样，母亲总是说，急啥哩，够你听的……等炒豆完全凉下来后，我便塞满衣兜，跑出去和小伙伴满村子疯玩，一直玩到中午才肯在母亲的呼喊声中回家吃饭。

如今长大，在百里之外的小城安了家，工作忙碌。每年二月二，只能在小城里看看舞狮子之类的民俗表演，却再也找不到家乡二月二那种浓厚的民俗风情了，再也吃不到香脆可口的炒黄豆了。

诗二首

■周新民

沙颍河畔抒怀

颍水为沙万古事，先祖几时初建房。两岸隔水人止步，三地农商少来往。春风拂柳渡织女，霜染堤岸送牛郎。桥桥飞架成通途，无意谁人开埠疆。

送老友巴马游

颍水飘雪冷万家，老友踏春赴巴马。无悔白发映青山，依然初心照晚霞。红豆常索千秋梦，黄橘更念嘉年华。东风桃李早来归，沙河水煮雨前茶。